

軍功章

朝鮮 金學鐵 著
孫振俠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軍 功 章

著 鐵 學 金
譯 俠 振 孫
朝 鮮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二 年 • 北 京

總97 單31 32開 85定價頁

軍 功 章

金學鐵著 孫步俠譯

* 版權所有 *

一九五二年五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二年六月北京二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京 7001—20000

定價 2,900 元

군 공 예 달

據“延邊文藝”(吉林省延吉市延邊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五、六輯譯出

目次

軍功章.....	一
松濤.....	三
在巖峻的日子裏.....	三

軍功章

—

朝鮮人民軍防綫的右翼和中國人民志願軍防綫左翼的連接處，似乎是敵人企圖突破的地方。正如我們所料的，天剛一亮，敵人的轟炸機和戰鬥機，就像烏鴉羣似地飛來了，瘋狂地掃射、轟炸。

我軍陣地的地上砲火，即刻縱橫地交織成一幅巨大的彈幕，沉着地、準確地、無情地對抗着。

高射機關槍發出沒有尾音的急促的嘎嘎聲……

高射砲彈在空中炸開來，像一朵朵的木棉花朵……

被擊中了的戰鬥機，拖着火焰尾巴，翻着筋斗掉下來了。戰壕裏的戰士們，望着從

起火的飛機裏跳出來的、貪生的空中強盜那菌子似的降落傘，在嗆人的硝烟裏都興奮得禁不住大叫起來：『打中啦！』……

於是，砲戰展開了。無數的砲彈羣交流着。敵我的砲彈如同犁田似地在雙方的陣地上炸裂着，翻剝着土地。烟、烟、烟——砲烟的帳幔……

隨着，敵人的步兵部隊以坦克爲首，開始衝鋒了。我軍的反坦克砲手們，便對着敵人的坦克——射擊、射擊、射擊！畫着黃星的坦克命中了，起火了——一輛、二輛、三輛……五輛……

槍聲、呼令聲、砲聲和高喊聲形成的宏壯的交響曲，震痛了戰鬥中的人們的耳膜；使飛禽們搨起了翅膀。

趁着這種混亂，一輛狡猾的敵坦克，避開反坦克砲手們的視野，躲在那些被打壞了的坦克後面，然後再從烟霧裏潛行，直到迫近我軍陣地時，它那兇惡的姿態才突然顯現了。最先發現它的是楊雲峯戰士。他縫縫起被硝烟刺激得滿臉淚水的眼睛，等辨清了確是敵人的一輛坦克正往這邊衝來了時，他便急忙把手裏端着自動槍往脖上一掛，一手抓起反坦克手榴彈，就迎着敵坦克從斜坡上一翻身滾下去了。當他只想到這輛坦克

的履帶和砲擊將帶來的損失的這瞬間，除了採取這個行動之外，幾乎已沒有任何其他思索的餘地了。

他滾到可以對坦克擲手榴彈的地方，便立起身來。等剛要把手榴彈引綫拉出來的時候，他却發現了另一個爆炸手已經朝那輛坦克擲去了一個爆破筒。——那是隣陣地的比自己先跑下來的一個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

那個志願軍同志扔過去的爆破筒，扔得倒是非常準確，剛好扔中了，然而却被那猛力的履帶一彈（要是稍微再晚一秒扔出去就好了），可惜它就被拋出兩三米達以外的地方去才炸開了。可是更不幸的，是那位志願軍爆破手，却中了敵人的機槍彈，倒下了。

於是，這輛脫險了的坦克，便以猛烈之勢撲了過來，威脅地砲擊着。越駛越近了。

楊雲峯戰士閃身一躲，讓坦克駛了過去。他伏在地上，感到壓在肚子下面的地，也被沉重的履帶震撼得跳動着。然後，他沉着地拉出反坦克手榴彈的引綫，心裏慢慢地默數着：『一、二、三！』使向着揚起塵土的坦克屁股後面，把手榴彈使勁砸了過去。

不偏不斜，恰巧命中了坦克的油箱。『轟！』的一下，便衝起了一股黑黑的濃烟和火

團。

一個美國兵用卡賓槍把坦克蓋子一推，探出半個身子來向這邊開槍射擊。楊雲峯戰士的右臂被槍彈打中了。他咬緊牙關忍着痛，想把自動槍的保險機扳開，可是也不知道是因為受了傷的手沒有力氣抑或是保險機發生了故障，反正沒能扳開。坦克上的美國兵看出了這點，便不放鬆這個機會，瞄準楊雲峯戰士的胸部，打算開第二槍。——槍響了。……然而，楊雲峯戰士並沒有倒下去，却只見那個美國兵慘叫一聲，一頭倒栽下來，腰橫掛在坦克的出入口上，拿在手裏的槍一鬆，便掉下來了。

這件意料之外的事正使楊雲峯戰士心裏感到莫名其妙的時候，他一掉頭發現了原來是方才那個先向這輛坦克扔了爆破筒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坐在血泊裏向這個美國兵開的槍。

楊雲峯戰士對自己那隻流着血的胳膊，已經顧不及纏上綑帶，就趕緊先跑過去把那個志願軍同志扶起來，——當然，這個志願軍同志竟把自己的生命從敵彈下救了出來，心裏是有着說不出的感激，然而更使他欽佩的却是：他能身負重傷還不屈不撓繼續戰鬥的那種勇氣和頑強性。

「哪兒受傷啦，同志？」楊雲峯戰士就如同這個外國人是足能聽懂自己的話似的，焦

急而懇切地逕直問道。

那志願軍同志，彷彿也從對方的表情和動作裏，懂得了那句外國話的意思，忍着疼痛勉強露出笑容來，把頭搖了搖，又指指楊雲峯戰士臂膀上流出來的血，非常關心地說了一句對方聽不懂的話；做了一個包紮傷口的手勢，自己便昏過去了。

二

楊雲峯戰士揹着昏過去了的志願軍同志，在往紮帶所去的途中，碰見了担架和衛生員。他把揹來的負傷者交給他們後，不知是因為流血過多還是由於解除了緊張，自己也一下子昏倒在地上了。

晚上，等他親眼看着自己關心的志願軍同志——胡文平戰士（他的名字還是楊雲峯戰士從他的攜帶品裏知道的）被轉送到後方醫院去之後，也不聽衛生員的勸阻，竟獨自回一綫找自己的部隊去了。一路上，傷口彷彿在被錐子鑽似的，疼痛一陣陣起伏着。可是，他的心——洋溢着粉碎了一輛敵坦克的驕矜和救出了一個曾把自己從死亡裏救出來的戰友的歡喜——却輕鬆的恨不得馬上吹起口哨來。

滿天繁星。池塘裏的青蛙喧嚷着。溫溫的晚風，摻和着蘋果花的氣息，拂拭着楊雲峯戰士的臉頰，搔得他癢癢蘇蘇地，非常舒服。白晝的激戰彷彿已經是一個世紀以前的史話似的——擊退了敵人攻擊後的戰綫異常地平靜、沉寂了。這正是戰鬥了一整天的戰壕中勝利的人們的夢最甜、最熟的時候。

中隊長對楊雲峯戰士這意外的出現，驚異得睜圓了眼睛。

『呀，活着回來啦！我們還以為你已經犧牲了呢。你炸那輛坦克的時候，我們倒是看見了的，可是後來就……噯，快坐下。我正在寫功績表……你詳細講講你的事吧！噯，那輛坦克究竟是怎麼打毀了的？』

『不！中隊長同志。那輛坦克不是我炸毀的！』楊雲峯戰士在極短的躊躇後，這麼回答了。因為他認為把功勞讓給那比自己先去炸坦克的人，尤其還因此而負了重傷的那個人，是極正當的行爲。正如同那個人到他國來戰鬥並不是爲了自己的功名一樣，楊雲峯戰士也一心就只希望把美國強盜趕出國土去，至於在戰鬥裏是誰怎麼樣出了多少力，他却不喜歡去計較那些。

『什麼，不是你？』

『嗯，是比我先跑下去的右翼陣地的那個中國人民志願軍同志，用爆破筒炸毀的。我只不過把負了重傷的他，抬到我們衛生隊那裏去罷了。』楊雲峯戰士從袋裏掏出一本小手冊來，給中隊長看：『我把那位同志的部隊番號和姓名都記在這上面了。』

三

胡文平戰士在這一句話也不通的朝鮮人民軍野戰醫院裏，生活上倒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槍傷也很快痊癒起來。因為全醫院就只有這麼一個外國同志，所以看護員們照顧得分外親切。假如說他要有什麼耽心事的話，那麼就只有這一件：他對那個把自己從死地裏救出來的、兩道彎彎的眉毛給人印象最深的朝鮮人民軍戰士的姓名和消息，一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爲着想打聽出那個朝鮮戰士的所屬部隊和姓名，他曾和軍醫筆談過好幾次，可是不知怎麼總沒能談通自己的意思，雙方都只是乾着急一場。

然而胡文平戰士的這種憂慮——惟恐會永遠不知道那個朝鮮人民軍的姓名，和深怕再也見不着他了的那種憂慮，是多餘的。他還有一個星期就要出院了，在一天下午，這個願望，是意外輕易地但却鑄成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而實現了。在一次新的戰鬥裏，楊

雲峯戰士被敵人的砲彈片打進胸部，負了重傷。於是他也進了這個醫院的門。

一天，胡文平戰士恰好拿着一根手杖，照常在蘋果樹蔭下漫步的時候，看見進來了一批担架，就順便走近去，把傷員遮陽光的面布一張張小心地掀開來看。一個個都已經快看完了，那裏面也沒有一張認識的臉。當他揭開倒數第二個担架的被單時，心裏一驚，『阿呀！』一聲，手杖便掉在地上了。從那裏，他發現了那張連在夢裏也想念的可親的臉——那展開着的鷹翅勝似的看去很有彈力的眉毛，依舊是那麼美麗，而臉上的血色却完全隱褪，如像石膏假面般地蒼白了。

決定了給最重的傷號楊雲峯戰士第一個動手術。胡文平戰士焦急地緊跟着担架進了手術室，但隨即就被軍醫攔出來了。他無可奈何，守在手術室門口，動也不動地足足等了有兩個鐘頭，這場手術才弄完畢了。他從抬着患者出來的看護員的臉上，看出了某種掩飾不住的憂慮，腿發軟了，以至於使他不得不把身子抵靠在牆上。

這天晚上，從入院以來，他頭一次違犯了院規，在就寢時間裏離開了自己的病房，偷偷跑到那衰弱得連眼睛都不能睜開的楊雲峯戰士的病榻旁邊去，坐着熬了一個通宵。他沒有吃晚飯，解手也忘了。他明知道自己的這番苦心，對這正徘徊在生死之間的患者，

並不能給予絲毫幫助，然而他這顆萬分焦急的心，却使他不能不這麼做。

四

我軍部隊挫折了敵人的再次進攻後，便從防禦戰轉為攻擊戰。僅僅不過是三晝夜的工夫，前綫便向南移進了二十公里。被戰鬥不斷地排泄出來的排泄物——牲畜羣似的美軍俘虜兵，朝着和戰綫移進的相反方向——北方，成羣成羣地湧去。這時，我們軍團從火綫遠後方發射的砲聲，聽起來也漸漸小得如同遠雷似的了。逐漸地，不但連野戰醫院病房的玻璃窗都不再震動，而且即使在安靜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去聽它，就簡直聽不出來了。

可是這時，違背了醫院工作人員們的誠意和胡文平戰士的熾烈的熱望，楊雲峯戰士的生命的火焰，已經燒到了盡頭。

在這同時，胡文平戰士重新回到前綫去的日子也到來了。他連那景況越加惡劣了的楊雲峯戰士的後事也不能看一眼就得離開這裏的那種心情，是苦惱不堪的。然而對自己戰友這已經不能挽回了的生命，只是痛哭也無濟於事，因為他知道，在他比哀傷更

需要的是復仇！爲着使自己戰友的生命價值抬得更高，需要十倍、百倍地復仇！胡文平戰士把對楊雲峯戰士的哀傷，從心頭痛苦地一把撕開去。正在心緒撩亂的時候，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人來找胡文平戰士——他所屬的連的指導員，帶着一個翻譯出現了。看護員把他們直接帶到病房裏來。

胡文平戰士正在凝視着窗外異國的仲夏的田野，忽然聽見一個耳熟的聲音叫着自已的名字，心裏一驚，便把臉轉了過來。於是，如像久已瘖啞了的喉嚨，現在突然一下放開了似地，他有點不自然地大聲叫道：

『呵，指導員！』

『沒能早些來看你，真對不起。說是明天出院，是吧？我方才聽看護員說的。——恭喜你啦。』指導員滿面笑容地如像對自己的親兄弟一般，緊抓着胡文平戰士的兩手，熱情地連連搖着。然後，連忙從自己的皮囊裏取出一個小小的物品，那是用紅布好好包着的。

指導員打開那塊紅布，把一顆銀灰色的東西佩在站着發愣的胡文平戰士胸前。

『你炸毀了敵人的坦克，使我軍部隊免除了可能遭受的嚴重損失，對你的這番功勞，

朝鮮人民軍司令部把這枚軍功獎章贈送給你。——現在，我把這榮譽傳達給你。同時，讓我代表咱們全中隊向你致敬！」

『什……什麼，那輛坦克是我炸毀的？誰……誰說的？』胡文平戰士被這意外的事情嚇了一跳，緊張得竟如同一個發現了敵人的尖兵似地，睜圓着兩個眼睛，向指導員質問道。

『什麼誰說的……是根據朝鮮人民軍一綫指揮官呈報的功績表來……』

『呵，那麼是他撒謊了！』胡文平戰士一面心痛地喊着，一面從自己胸前扯下了那顆獎章，緊握在手掌裏，把那不知其中底細的驚呆了的指導員推開，便向外面飛跑出去。——指導員、翻譯和看護員，便也慌忙在他後面追出去了。

他一口氣跑進楊雲峯戰士的病房裏，剛一踏進房門口就愣住了。他看見一堆人圍繞在楊雲峯戰士的床邊，他們都肅然低垂着頭。胡文平戰士頓時心頭一涼，感到渾身都沒勁了。他勉強地慢慢移動脚步，向床邊走去。

轉瞬間，他抑制不住感情的奔流，一面伸出那隻拿着軍功獎章的手搖晃着，一面來着哭聲喊道：

『你不對！你撒謊，撒謊！呵，雲峯！』

這突然的喊聲，煽燃了楊雲峯戰士那快要熄滅了的生命的最後的火焰。他張開了眼睛，看見了淚水縱橫的胡文平戰士的臉，看見了他手裏拿着的自己那崇高的禮物——銀光燦爛的軍功獎章，臉上浮起了微笑。

這時，剛吹起的南風，把軍團砲的聲音載送了過來。

楊雲峯戰士舉起一隻瘦弱的手臂，指着砲聲傳送過來的那方，對胡文平戰士說了一句他聽不懂的話，便停止了呼吸。

沒有誰詢問，旁邊的翻譯便以沉痛的語調，把那句話譯成了中國話：

『文平同志，你聽見了嗎？前綫在呼喚你！』

胡文平戰士用軍服的衣袖揩掉眼淚，把那顆軍功獎章在已經斷氣了的楊雲峯戰士的胸口上慎重地掛上。然後，把頭昂然一抬，低聲自語地向他道別：

『安心吧！雲峯同志。不把美國強盜完全趕出這塊國土去，我決不回頭！』

南風載來的軍團砲聲，是一個英雄死時的最適當的葬禮曲。同時，它也是一個英雄匍匐前綫時的最動人的進行曲。